上歐蔡書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上歐蔡書
作者：曾鞏　北宋

本作品收錄於《南豐文鈔/002卷》

鞏少讀《唐書》及《貞觀政要》，見魏鄭公、王珪之徒在太宗左右，事之大小，無不議論諫諍，當時邪人庸人相參者少，雖有如封倫、李義府輩，太宗又能識而疏之，故其言無不信聽，卒能成貞觀太平，刑置不以，居成康上，未嘗不反復欣慕，繼以嗟惜，以謂三代君臣，不知曾有如此周旋議論否？雖皋陶、禹、稷與唐舜上下謀謨載於《書》者，亦未有若此委曲備具。頗意三代唐舜去今時遠，其時雖有謀議如貞觀間，或尚過之，而其史不盡存，故於今無所聞見，是不可知，所不敢臆定。繇漢以降至於陳、隋，復繇高宗以降至於五代，其史甚完，其君臣無如此謀議決也，故其治皆出貞觀下，理勢然爾。竊自恨不幸不生於其時，親見其事，歌頌推說，以飽足其心。又恨不得升降進退於其間，與之往復議也。自長以來，則好問當世事，所見聞士大夫不少，人人惟一以苟且畏慎陰拱默處為故，未嘗有一人見當世事，僅若毛髮而肯以身任之，不為回避計惜者。況所繫安危治亂有未可立睹，計謀有未可立效者，其誰肯奮然迎為之慮而己當之邪？則又謂所欣慕者已矣，數千百年間，不可復及。

昨者天子赫然獨見於萬世之表，既更兩府，復引二公為諫官。見所條下及四方人所傳道，知二公在上左右，為上論治亂得失，群臣忠邪，小大無所隱，不為錙銖計惜，以避怨忌毀罵讒構之患。竊又奮起，以謂從古以來，有言責者自任其事，未知有如此周詳悃至，議論未知有如此之多者否？雖鄭公、王珪又能過是耶？今事雖不合，亦足暴之萬世，而使邪者懼，懦者有所樹矣，況合乎否，未可必也。不知所謂數百千年已矣，不可復有者，今幸遇而見之，其心歡喜震動，不可比說。日夜庶幾，雖有邪人、庸人如封、李者，上必斥而遠之，惟二公之聽，致今日之治，居貞觀之上，令鞏小者得歌頌推說，以飽足其心；大者得出於其間，吐片言半辭，以托名於千萬世。是所望於古者不負，且令後世聞今之盛，疑唐舜、三代不及遠甚，與今之疑唐太宗時無異。

雖然，亦未嘗不憂一日有於冥冥之中、議論之際而行謗者，使二公之道未盡用，故前以書獻二公，先舉是為言。已而果然，二公相次出，兩府亦更改。而怨忌毀罵讒構之患，一日俱發，翕翕萬狀。至於乘女子之隙，造非常之謗，而欲加之天下之大賢，不顧四方人議論，不畏天地鬼神之臨己，公然欺誣，駭天下之耳目，令人感憤痛切，廢食與寢，不知所為。噫！二公之不幸，實疾首蹙額之民之不幸也！

雖然，君子之於道也，既得諸己內，汲汲焉而務施之於外。汲汲焉務施之於外，在我者也；務施之外而有可有不可，在彼者也。在我者，姑肆力焉至於其極而後已也；在彼者，則不可必得吾志焉。然君子不以必得之難而廢其肆力者，故孔子之所說而聘者七十國，而孟子亦區區於梁、齊、滕、邾之間。為孔子者，聘六十九國尚未已。而孟子亦之梁、之齊二大國，不可，則猶俯而與邾、滕之君謀。其去齊也，遲遲而後出晝，其言曰：「王庶幾改之，則必召予。如用予，則豈惟齊民安，天下之民舉安。」觀其心若是，豈以一不合而止哉？誠不若是，亦無以為孔孟。今二公固一不合者也，其心豈不曰「天子庶幾召我而用之」，如孟子之所云乎？肆力焉於其所在我者，而任其所在彼者，不以必得之難而已，莫大於斯時矣。況今天子仁恕聰明，求治之心未嘗怠，天下一歸，四方諸侯承號令奔走之不暇，二公之言，如朝得於上，則夕被於四海，夕得於上，則不越宿而被於四海，豈與聘七十國，遊梁、齊、邾、滕之區區難艱比耶？姑有待而已矣。非獨鞏之望，乃天下之望，而二公所宜自任者也。豈不謂然乎！

感憤之不已，謹成《憶昨詩》一篇，雜說三篇，粗道其意。後二篇並他事，因亦寫寄。此皆人所厭聞，不宜為二公道，然欲啟告覺悟天下之可告者，使明知二公志。次亦使邪者庸者見之，知世有斷然自守者，不從己於邪，則又庶幾發於天子視聽，有所開益。使二公之道行，則天下之嗷嗷者，舉被其賜，是亦為天下計，不獨於二公發也，則二公之道何如哉？嘗竊思更貢舉法，責之累日於學，使學者不待乎按天下之籍，而盛須土著以待舉行，悖者不能籍以進，此歷代之思慮所未及，善乎，莫與為善也。故詩中善學尤具，伏惟賜省察焉！〈輯自《聖宋文選》、《南豐文鈔》〉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